

# 華北五旬節運動宣教先驅 賈德新及其思想<sup>1</sup>

葉先秦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宣教史在明清以降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領域中，向來是極為重要的方向，宣教士的事業及貢獻尤其是討論的重點。在此領域裏，五旬宗宣教士的相關歷史研究相對之下較為缺乏，事實上在1949年中國政權易幟之前，在中國境內活動的歐美五旬宗差會及宣教士不在少數。華人教會史研究者似乎並無意識五旬節運動有宣教運動根源，「五旬節之父」巴翰（Charles Parham）主張方言就是說外語的能力，讓末世的基督徒可以運用此種恩賜從事海外宣教，一些資料顯示他的方言觀就是

---

<sup>1</sup> 本文的寫作需向英國倫敦國王學院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員狄德滿（R. G. Tiedemann）教授以及美國神召會富勞爾五旬宗遺產中心（Flower Pentecostal Heritage Center）Darrin Rodgers主任致謝，惠予提供資料來源。

取自宣教運動的。<sup>2</sup> 或許五旬節和靈恩運動<sup>3</sup> 給中國教會史學者的印象來自若干華人教會領袖對當時中國該派信徒沈溺恍惚（ecstatic）、入神（trance）宗教經驗的批評，<sup>4</sup> 認為五旬節和靈恩運動是強調神祕主義的內聚運動，因而忽略其宣教面向。

本文不意圖就整個中國五旬宗宣教史做概括性論述，而擬從若干第一手文獻的審閱，與第二手資料進行對照，梳理出華北地區的一位美籍挪威裔五旬宗宣道士賁德新（Bernt Berntsen）<sup>5</sup> 的生平行誼及思想。之所以就賁德新進行研究是因他與華人五旬節主義獨立教會——真耶穌教會——創會三傑有所往來。真耶穌教會至今仍是華人世界中極富活動力的本土教派，教會已遍及五大洲，在中國本土也是官方認可的教會。真耶穌教會除了以「真教會」自居之外，其教義的特殊之處在於以下幾點：反對傳統三一神觀，堅持神格獨一性，父子聖靈是名稱而非位格；守安息日；主張聖靈的洗等同聖靈在歸信時的工作，有別於一般五旬宗的「兩階段」（重生、聖靈的洗）或「三階段」（重生、成聖、聖靈的洗）模式，卻也同樣主張說方言為領受靈洗的初步憑據。因此，真耶穌教會認為方言經驗是救恩的條件之一。這些教義不同於一般五旬宗，反而與1913年前後，在北美的五旬節團體中出現的「獨一神格五旬宗」（Oneness Pentecostals）有極高的相似度，但賁德新是亞蘇薩街使

---

<sup>2</sup> Michael Bergunder, "Constructing Pentecostalism: On Issue of Methodology and Representation," *Th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Pentecostal Theological Association* 26:1 (2007): 61.

<sup>3</sup> 「靈恩派」一詞何時開始於中國教會，是個值得探討的題目，因為早期五旬節運動並不常使用這個詞，而且當時「靈恩派」（charismatic）尚未出現。

<sup>4</sup> 如趙紫宸、王明道，甚至被認為有靈恩傾向的宋尚節都曾批評中國五旬節派這方面的表顯過於強烈。趙紫宸曾言耶穌家庭的宗教經驗表現有如民間迎神賽會；宋尚節在山東臨沂佈道時，對於當地「靈恩派」仆倒、宣稱「被提」達數十次表示不以為然，參宋天真編：《靈歷集光》（香港：恩雨，1995），頁160。

<sup>5</sup> 其姓氏作「Bernsten」及「Berntsen」均有，應是拼寫錯誤所致。

徒信心會支持的宣教士，亞蘇薩街的官方立場並無明顯「獨一神格五旬宗」的色彩，因此真耶穌教會的「獨一神格五旬宗」信仰究竟源自何方，即成為一個有待探討的問題。然而另一方面，從賁德新創辦的《通傳福音真理報》以及其他文獻，則不難發現他的信仰明顯浸淫於當時正萌芽的「獨一神格」理念，故筆者推斷，真耶穌教會的若干教義很可能與賁德新有關鍵性的連結，在本文中筆者擬從其生平以及《通傳福音真理報》並其他相關資料進行推論，證明賁德新為真耶穌教會教義帶來的影響。

## 一 賁德新生平與五旬節運動

賁德新（1863-1933）生於挪威的拉維克（Larvik），於1893年移民至美國，落腳於芝加哥，並在雜貨店任店員為生多年。1904年與妻子 Nagna Berg 及二子<sup>6</sup> 加入由 Horace William Holding 所創立挪威人的無宗派宣教組織「南直隸福音會」，<sup>7</sup> 在直隸省大名府宣教，<sup>8</sup> 來到中國已是不惑之年。1906年12月，賁德新從偶然取得的 *The Apostolic Faith* 得知

<sup>6</sup> 其中一子中文名為賁含立 (Henry Bernhard Berntsen)，其名不時出現於《通傳福音真理報》，不少文章出自他手，也出現於魏保羅自行出版之《聖靈真見證冊》（上卷），頁3，裏面提及賁含立和他一起為女兒趕鬼禱告。1913年 *Word and Witness* 可看到賁含立的英文名：「Our own son Henery, a mere boy is having his call renewed to preach」，參閱 *Word and Witness* 9 (September): 4。從上述文字紀錄可以發現他後來成為賁德新的重要助手，但之後他卻在漢口的保險公司工作。女兒 Ruth 後來嫁給宣教士 Matron Redmon，繼續賁德新在中國的宣教工作，並加入持獨一神論的聯合五旬節教會。參 *The Pentecostal Herald* 21:8 (1946): 8。

<sup>7</sup> R.G. Tiedemann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 Two: 1800-Present*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0), 550。關於此團體，根據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1901-1920年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頁193，南直隸福音會在1901至1910年間有五間教會。大名縣志編委會編：《大名縣志》（北京：新華出版社，1994），頁617提及1898年「福音會」侯理定夫婦來大名傳教，推測此即為南直隸福音會的 Horace William Holding。

<sup>8</sup> 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1901-1920年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頁260。

亞蘇薩街復興盛況，對此復興運動產生興趣。1907年他前往上海參加「百年宣教大會」，許多宣教士共聚一堂，因此他想藉此打探是否有人經歷過亞蘇薩街「聖靈的洗」，但他所聽到的消息悉數是負面的，甚至指稱該運動出自「魔鬼」。後來他接到一封芝加哥的來鴻，發信者表示他得到「聖靈的洗」的經驗，於是賁德新決意回美國一趟，親身經驗復興。同年賁德新長途跋涉到西雅圖，在那裏他遇到後來到日本宣教的五旬宗宣教士萊恩（Martin L. Ryan），並參加其聚會，賁德新在聚會中追求聖靈的洗未果，後來他又來到奧克蘭參加William F. Manley的聚會仍然未得靈洗經驗，最後他到了洛杉磯亞蘇薩街，終於得到聖靈的洗。<sup>9</sup> 1907年9月的*The Apostolic Faith*報道了這件事，文中提到「一位來自華北大名府南直隸的B. Berntsen弟兄」來到了洛杉磯領受他的「五旬節」，他在聖靈的能力下「仆倒在地」、「被新酒灌滿」，並說起方言，當他回復說英語後，他說這代表「更多為中國」，接着亞蘇薩街的成員為他祈禱，祝福他在中國的宣教事業。<sup>10</sup> 在隔年1月的*The Apostolic Faith*，刊登了賁德新本人「改宗經驗」及「朝聖」的見證，他提及五年前開始心中出現一種「更多渴慕上帝的負擔」，雖然自己數年前已有「成聖」經驗，到了中國後這種感覺越發強烈，他表示渴望一種「融化於聖靈裏」的經驗。賁德新回憶當妻子讀出前述的來信時，他所禱告尋求已久的那種「融化於聖靈裏」的力量忽然臨到他，於是他「仆倒在地」呼喊著：「上帝美妙的恩慈」。因此賁德新帶着朝聖的心回到美國，想得到聖靈的洗伴隨說方言的經驗，據他所言，終獲此經歷的日期為1907年9月15日，即來到亞蘇薩街的第三天。<sup>11</sup> 這次的朝聖之行讓賁德新獲得所謂「五旬節經歷」，也建立了與五旬節運動的關係。

<sup>9</sup> Cecil M. Robeck, *The Azusa Street Mission and Revival: The Birth of the Global Pentecostal Movement*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Inc., 2006), 260-61.

<sup>10</sup> *The Apostolic Faith* 1:10 (1907): 1.

<sup>11</sup> *The Apostolic Faith* 1:12 (1908): 3.

同年年底，賈德新和十一名招募而來的新成員從西雅圖回到中國。回到大名府後，他開始籌劃能找一個地方收容貧困地區的孤兒，並鼓勵其他五旬宗宣教士能與他一起工作，且幫助這些宣教士分辨自己是否有真實的呼召足以在中國長期宣教。<sup>12</sup> 而後賈德新將宣教基地遷移到北京西南方的正定府，這裏成為他的第一個宣教站，<sup>13</sup> 直到1917年遷往北京。<sup>14</sup> 1910年賈德新短暫前往美國和挪威，並招募了十二名挪威宣教士和他一起回到中國。<sup>15</sup> 關於賈德新在正定府建立的宣教站，北道傳道會（North Avenue Mission）1911年的*Pentecostal Testimony*曾報道，賈德新在正定府有若干宣教站，也有宣教士，以及一所孤兒院。此外賈氏夫婦開放家庭，充當宣教士招待所，為那些初到中國、需要暫歇、學習語言以及獲得在華宣教實務知識的宣教士提供一個棲身之處，其中亦提及賈德新的工作受該會資助。<sup>16</sup> 在前一年的*Pentecostal Testimony*就曾公布賈德新及其家庭為其差派的宣教士之一，並允諾「每收取一元的捐獻，就會捐出一角給這些宣教士」。<sup>17</sup> 賈德新1907年在亞蘇薩街領受靈洗經驗，不僅成為五旬節運動的一員，其宣教工作也開始受五旬節運動宣教差會的支持。在他初次造訪亞蘇薩街之後，該會就開始資助他到中國宣

<sup>12</sup> Robeck, *The Azusa Street Mission and Revival*, 261; Tiedemann,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550.

<sup>13</sup> Robeck, *The Azusa Street Mission and Revival*, 261.

<sup>14</sup> 參閱〈本報緊要啟事〉，《通傳福音真理報》第15期（1917年），頁1，文中提及該報（即賈德新基地）將遷至北京前門外興隆街一號。

<sup>15</sup> Allan Anderson, *Spreading Fires: The Missionary Nature of Early Pentecostalism* (New York: Oribis Books, 2007), 133. 另外，《通傳福音真理報》第3期（1914年），頁5提到1910年他前往北歐一事，在前一期，其子賈含立也記述了這段旅程。在他的護照申請表也可看到1910年4月到11月他前往挪威、瑞典和丹麥，參見Department Passport Application。

<sup>16</sup> *Pentecostal Testimony* 1:8 (1911): 13.

<sup>17</sup> *Pentecostal Testimony* 1:5 (1910): 11.

教，因此他回到中國後也沿用亞蘇薩街從1907年開始創立的「使徒信心會」（Apostolic Faith Mission）之名。使徒信心會是受亞蘇薩街影響的早期美國五旬宗宣教士所組成的一個鬆散組織，主要在華北活動，後來許多宣教士紛紛加入了神召會，至1936年只剩E.L. Brown為使徒信心會的代表。<sup>18</sup> 亞蘇薩街復興在1909年即告終止，對海外宣教的支持也不復從前，或許讓不少宣教士轉而尋求其他五旬宗差會或宗派的支持，賁德新即為一例。

此外，在1914年4月甫成立的神召會大會以及同年11月在芝加哥舉行的會議手冊中的傳道者名單赫然可見賁德新夫婦也名列其中。<sup>19</sup> 除了使徒信心會以外，後來不少較弱小的五旬宗差會也歸屬神召會。賁德新亦曾屢次更換教會名稱，開始時他沿用使徒信心會或信心會之名，1918年初遷至北京時改稱「福音堂」，<sup>20</sup> 隔年遷至北京朝陽門內梁家大院就改稱「真神教信心會」，<sup>21</sup> 後來又改為「神教會」。<sup>22</sup> 關於「神教會」一名，應非神召會，也非美國克里夫蘭的五旬節宗派「神的教會」（Church of God, Cleveland）。狄德滿認為，這個「神教會」是基督復臨派的分支，他在*Peking who's who* 找到「神教會」，並發現1916

<sup>18</sup> R. G. Tiedemann, *Reference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China: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2009), 121-22. 王明道：《五十年來》（香港：晨星書屋，1996），頁55；王明道見證道：「五旬節派在中國境內的教會以前有五旬節會、使徒信心會、神的教會、上帝教會。今日大部分都改稱為神召會。」

<sup>19</sup> *Combine Minute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Assemblies of Go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anada and Foreign Lands Held at Hot Springs, Ark. April 2-12, and at the Stone Church, Chicago*, III. Nov.12-29, 1914, 13.

<sup>20</sup> 《通傳福音真理報》第18期（1918年），頁1。

<sup>21</sup> 《通傳福音真理報》第20期（1919年），頁1。從賁德新的死亡報告得知，到他逝世前，他和家人一直住在朝陽門內梁家大院。參Death Report of Mr. Bernt Berntsen "Report of the Death of an American Citizen"。

<sup>22</sup> 《通傳福音真理報》第21期（1920年），頁1。

年有一位Bernstein長老監督北京「神教會」，然而這位長老的名字為D. Bernstein，<sup>23</sup> 拼音極為相似，不知是否為同一人。他的宣教活動資料直到1933年出現在該派的長老名單之前一直付之闕如，<sup>24</sup> 賈德新也在該年於中國去世。賈德新何以和安息日教派合作，令人費解，但狄德滿在與筆者的電郵中還指出賈德新後來的一個動向。1920年其子賈含立與Helga Nathalia Hansen結婚，而賈德新由世界五旬節召會（Pentecostal Assemblies of the World）授權主持婚禮，這間接證明他和獨一格五旬宗有某種關係。饒富趣味地，狄德滿在華盛頓國家檔案館發現賈德新1919年8月25日的護照申請文件上，竟同時列明世界五旬節召會和神的教會。<sup>25</sup> 真耶穌教會的資料稱賈氏曾改為神召會，雖說他後來確實有該會會籍，然而他應在接觸真耶穌教會創會三傑之前就已離開神召會，賈德新的教會之所以被該會早期人士人稱為神召會，有可能是因為其世界五旬節召會會籍之故，而該會在中國曾被稱為「神召會福音堂」。<sup>26</sup> 從死亡報告得知，賈德新在1933年逝於北平德國醫院（German Hospital, Peiping），享年七十歲，死因是心臟衰竭，葬於北平英國公墓（British Cemetery），而其妻Magna則在兩年後過世。此外，這份死亡報告顯示賈德新逝世時，賈含立在漢口的美亞保險公司（American-Asiatic Underwriter）工作，意即他沒有接續其父的宣教工作，而其女Ruth

<sup>23</sup> Tiedemann,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550.

<sup>24</sup> 筆者按照狄德滿在*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551注39所列的網址索驥，確實看到「B. Bernsten, China」出現在「The seventy to go forth two by two, all Church of God elders」長老名單之列。參閱：<<http://www.giveshare.org/churchhistory/historydcog/history10.html>>（2011年8月2日下載）。

<sup>25</sup> 與狄德滿之電郵（2011年5月26日）。筆者後來也透過關係獲得這份護照申請書影本，的確發現賈德新在其上寫明他同時是The Pentecostal Assemblies of world和The Church of God的宣教士。

<sup>26</sup> Tiedemann, *Reference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 Societies in China*, 199.

Esther Berntsen當時仍居住在北京，<sup>27</sup> 在三十年代接續他的工作，且明顯仍是獨一神論傳統。1946年她和曾受賈德新訓練的張應喜（Chang Ying Shi）來往的信件片段被刊載於獨一神格信仰的聯合五旬節教會官方刊物*Pentecostal Herald*中，後者負責以後的工作。<sup>28</sup> 真耶穌教會的史料指出，這位張應喜是山西人，在北京帶領「一位神召會」，並從真耶穌教會領了一批人出來加入該會，該資料同時指稱該會是由賈德新命名的。<sup>29</sup> 因此，賈德新的教會後來可能就稱為一位神召會，這或許是其教會被真耶穌教會人士視為神召會的另一個可能原因。由此可見，探查賈德新曾與哪些教派團體連結，並非單純史料積累，毋寧說這些歷程暗示了他某些思想上的來源，對本文欲探討的問題不無關連。

## 二 賈德新與真耶穌教會及其他華人教會領袖的互動

賈德新於1914年在正定府發行了一份推廣五旬節運動的中文刊物《通傳福音真理報》，稍早莫禮智也在香港發行《五旬節真理報》，兩者主要的訴求皆為宣導追求靈洗的必要性，除了從聖經教導教義以外，更可見頗多篇幅的見證分享，也有世界各處五旬節運動復興的消息報道，與當時美國的許多五旬節信仰刊物大致類似。該報頭版的標題寫着「耶穌急速回來」，顧名思義這份刊物除了宣導靈洗和神醫，同時也強調終末論，不時也報道各國的災難以及中東局勢，引以為末日即將臨到的憑據，這是一種典型偏向前千禧年的終末觀，賈德新自己也立志要留在中國直到耶穌再來。<sup>30</sup> 據說這兩份報刊對早期真耶穌教會的領袖有所

<sup>27</sup> Death Report of Mr. Bernt Berntsen "Report of the Death of an American Citizen."

<sup>28</sup> *The Pentecostal Herald* 21:8(1946):8.

<sup>29</sup> 魏以撒主編：《真耶穌教會卅年紀念專刊》（南京：真耶穌教會總會，1947），頁J4。

<sup>30</sup> Anderson, *Spreading Fires*, 133.



影響，<sup>31</sup> 尤其是《通傳福音真理報》，這兩份報刊至今仍收藏於真耶穌教會台灣總會。

有些學者指出賁德新及使徒信心會與真耶穌教會早期創會先驅的關係，甚至真耶穌教會人士也承認此段淵源。該會創會三傑：魏保羅（恩波）、張靈生（殿舉）、張巴拿巴（彬）均接觸過賁德新。張靈生在上海經歷「靈洗」以後，1914年來到北京，由賁德新和奎牧師<sup>32</sup>按立為長老<sup>33</sup>。然而鄧肇明和瑞德（David Reed）指出張靈生是被一位「Peterson長老」按立的，且張後來說服這位長老守安息日，兩者的記載似有出入。<sup>34</sup> 這位「Peterson」全名為何？來自何方？實在啟人疑竇，筆者懷疑他就是賁德新，因為真耶穌教會的資料顯示張靈生曾勸誡賁氏應守安息日，賁德新一度接受其建議，後來再改回禮拜日，被魏保羅斥責信心軟弱。這段記載與對「Peterson」的描寫吻合，<sup>35</sup> 再者筆者認為「Peterson」或許是賁德新的音譯。然而這裏出現的疑點是1914年賁德新仍在正定府，但正定府與北京地緣相近，賁德新身處北京也並非不可能。第四次《通傳福音真理報》記載了張巴拿巴得到聖靈施洗的見

<sup>31</sup> Daniel Bays, "Indigenous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 1900-1937: A Pentecostal Case Study," in *Indigenous Responses to Western Christianity*, ed. Steven Kapla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4-43.

<sup>32</sup> 這位奎牧師身分不詳，亦難以確定其為西人或華人，但其名不時出現於《通傳福音真理報》，看似賁德新重要助手之一。

<sup>33</sup> 謝順道：《聖靈論》（台中：棕樹出版社，1966），頁175。

<sup>34</sup> Deng Zhaoming, "Indigenous Chinese Pentecostal Denominations," in *Asian and Pentecostal: The Charismatic Face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ed. Allan Anderson and Edmond Tang (Oxford: Regum Books International, 2005), 442; David A. Reed, "Missionary Resources for an Independent Church—Case Study of the True Jesus Church" (Presented at the 40<sup>th</sup>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Pentecostal Studies, 2011), 13.

<sup>35</sup> Deng, "Indigenous Chinese Pentecostal Denominations," 442; "Shortly thereafter Zhang had a vision that the Sabbath was to be observed and convinced elder Peterson to change the day of worship to Saturday in July, 1916."

證，可看出他和賁德新的組織也有所往還。<sup>36</sup> 張巴拿巴更曾記述自己與賁德新的接觸：「那年春間有北平神教會的賁德新和趙德理兩人來滬，和我同住幾日，並約我合辦教會……」<sup>37</sup> 此外，魏保羅與賁德新更是有密切來往，魏保羅在《聖靈真見證冊》提及他透過新聖民<sup>38</sup> 的禱告病得痊癒，也因此認識了賁德新，並結為好友，他在信仰上給予魏保羅許多幫助。<sup>39</sup> 《通傳福音真理報》也曾提及魏保羅與信心會的關係，包括魏保羅新聖民的禱告得痊癒，並與新聖民在魏經營的布行聚會，許多人在此得靈洗經驗。<sup>40</sup> 然而後來魏保羅與賁德新的關係卻日益惡化，由於魏保羅從以前就反對宗派，又陸續得到許多「啟示」，除了受賁德新影響的五旬節信仰以外，他主張取消牧師的稱呼，因為人不可受師尊的稱呼，惟有基督是師尊；<sup>41</sup> 取消各宗派的名稱，改稱「更正耶穌教會」，並公告一切宗派首領人；<sup>42</sup> 接受面向下的洗禮<sup>43</sup> 等「新啟示」；在1918年（陽曆）更獨立創會，即真耶穌教會，因此與賁德新逐漸分道揚鑣。後來的一件事更造成兩人關係緊張，據魏保羅所言，賁氏的信心會在天津銀行有存款，而魏保羅在該年新開了恩振華綢緞布莊分號，因為打算年底將欠款還清，就和賁德新借貸，而賁德新卻向他收二分利息，不但

<sup>36</sup> 《通傳福音真理報》第4期（1912年），頁2。

<sup>37</sup> 張巴拿巴：《傳道記》（南京：真耶穌教會，1929），頁9。

<sup>38</sup> 新聖民為華人，在石家莊受了靈洗，從北京來到正定府，成為信心會長老。參閱《通傳福音真理報》第14期（1916年），頁8。

<sup>39</sup> 魏保羅：《聖靈真見證冊》，頁2，魏保羅自己回憶：「次日又到東城信心會，一見此會的牧師賁德新很貧窮的樣子，雖然貧窮的樣子，比別的會很有道德……從那時就交成祕友，他很幫助魏保羅許多的聖經道理。」

<sup>40</sup> 《通傳福音真理報》第13期（1916年），頁1~2。

<sup>41</sup> 魏保羅：《聖靈真見證冊》，頁17。

<sup>42</sup> 魏保羅：《聖靈真見證冊》，頁17。

<sup>43</sup> 魏保羅：《聖靈真見證冊》，頁122。

寫信催討，據他說賁德新甚至連同趙德理、新聖民等人打官司告狀。<sup>44</sup> 魏保羅其後對賁德新的態度轉為口誅筆伐，他一連幾次寫信予以斥責，形容賁德新「犯財迷鬼起了貪心」、「大魔鬼藉賁德新牧師告狀」、<sup>45</sup> 「賁德新外國人大大的無道德，他到中國來發了大財，因為財失了仁義」，<sup>46</sup> 並勸他取消信心會和牧師的名稱，受面向下的洗禮。<sup>47</sup> 這樣的形象，似乎和前述1916年*Pentecostal Testimony*所報道賁德新的慷慨形象大異其趣，其實1908年和1909年的*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的奉獻徵信，分別可見賁德新為印度救濟和報刊經費捐款26元<sup>48</sup> 和5元<sup>49</sup>，魏保羅卻將之形容為貪財，對照之下似乎有頗大反差。而創會三傑中後來與魏氏分道揚鑣的張巴拿巴則從另一角度描述此事，他表示賁德新是將餘銀存於魏氏布莊生息，而後生意卻每況愈下，賁德新見情勢不佳，便追回原款，但魏保羅生意失敗無法償還，雙方才因此對簿公堂。<sup>50</sup> 張巴拿巴的敘述不失為另外一個角度的佐證。

然而1919年9月6日魏保羅行將離世前，賁德新來訪，兩人彼此握手大哭，同日魏在大笑中氣絕而逝。<sup>51</sup> 這兩位華北五旬節運動先驅在此刻重修舊好。除了真耶穌教會以外，王明道可能也與賁德新有過一面之緣。王明道曾提及1921年他從保定的長老會學校被逐出，因為當時他受到一些信心會人士的影響，認為受洗應用浸

<sup>44</sup> 魏保羅：《聖靈真見證冊》，頁121～122、130。

<sup>45</sup> 魏保羅：《聖靈真見證冊》，頁129。

<sup>46</sup> 魏保羅：《聖靈真見證冊》，頁127。

<sup>47</sup> 魏保羅：《聖靈真見證冊》，頁122。

<sup>48</sup>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2:23(1908):2.

<sup>49</sup>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2:32(1909):2.

<sup>50</sup> 張巴拿巴：《傳道記》，頁27。

<sup>51</sup> 謝順道：《聖靈論》，頁182。

禮方符合聖經，而且據他所言信心會的傳道人和信徒曾一度「擾亂」長老會。王氏在信心會傳道人朱鼎臣的主禮下重新接受浸水禮，並且他也提到這位朱鼎臣帶領這些學生祈求聖靈，他自己也領受此經驗，只是仍感疑惑。<sup>52</sup> 王明道回到北京後，到了曾為他施洗的朱鼎臣的聚會裏。他說那教會以前叫「信心會」，那時已改名為「神的教會」，領袖是一位挪威的老人，沒有禮拜堂，在那位老人的會客室聚會，還描述這位老人是住在一個院子裏的。<sup>53</sup> 王明道描述的對象和賁德新實在有許多吻合之處，1917年賁德新的基地遷至北京之後，教會確實改名「神（的）教會」，他那時年約六十歲左右。至於聚會點的描述，在第二十二次《通傳福音真理報》提到「我們不租房立福音堂也不修蓋大會堂」、「我們也應當效法門徒，論道立教會在我們各處信徒的家裏」，<sup>54</sup> 加上刊名旁所標示的地點「梁家大院」，種種證據均與王明道的描述十分雷同，因此筆者認為這位挪威老人即是賁德新。

### 三 賁德新的獨一神格五旬節信仰及安息日信仰

賁德新的五旬節經驗可追溯到亞蘇薩街，若細閱《通傳福音真理報》可以發現他的信仰似乎不同於亞蘇薩街，反而與所謂「獨一神格五旬宗」十分相似，在此筆者先簡介此派的背景及信仰。1913年以後，五旬節團體中出現了一批近似撒伯流主義神觀的「獨一神論」信徒，他們奉耶穌的名受洗，拒絕三位一體的教義，1916年神召會常務會議達成反獨一神論的共識之後，獨一神格五旬節派開始成立教會，這些教會

---

<sup>52</sup> 王明道：《五十年來》，頁49~56。關於朱鼎臣，王明道提到他本是個小煤商，後來成為傳道人。在《通傳福音真理報》第22期（1919年），頁4~7可看到一篇他與趙德理署名合寫的文章。

<sup>53</sup> 王明道：《五十年來》，頁67。

<sup>54</sup> 《通傳福音真理報》第22期（1920年），頁3。

包括：聯合五旬節教會（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世界五旬節召會與主耶穌基督召會（Assemblies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等。<sup>55</sup> 這羣持獨一神論的五旬宗信徒除了反對傳統三一論，與一般古典五旬宗不同之處還在於不加以區分聖靈在靈洗和救恩的兩種向度，意即拒絕兩階段或三階段論，然而卻一樣相信受靈洗的初步憑據是說方言，換言之，方言成為獲得救恩的條件之一。<sup>56</sup> 他們主要以約翰福音三章5節以及使徒行傳一章8節來支持這個論點。前者指出「從水和聖靈生的」才是重生的基督徒，於是獨一神論五旬節將水解釋為「奉耶穌的名」受洗，他們採取歌羅西書二章11至13節（洗禮是新約時代的割禮）與羅馬書六章6節（洗禮意指基督的救贖）的傳統詮釋來看洗禮；而聖靈指的就是後者記載的靈洗，因此，若非完整領受「水和聖靈的洗」，就無法真實得到救恩。<sup>57</sup> 一般的五旬節派並不會認為靈洗與救恩有任何關連，這是因為他們受凱錫克運動或聖潔運動的影響，遂認為靈洗是「隨後而有」的經驗，神召會在1915年就宣稱將重生與靈洗混為一談的作法是錯誤的教義。<sup>58</sup> 獨一神論五旬節派與其他五旬節派靈洗觀的歧異之處就在於它採取較極端的復原主義，試圖脫離「前五旬節運動」的一些思想脈絡，直接回到聖經使徒時代的處境，以其中記述的事奉模式為當代基督徒經驗與實踐的準繩。職是之故，獨一神論五旬節派才會標榜使徒行傳記載的「奉耶穌的名受洗」，而非奉三一神的名，且主張靈洗是領受「全備救

---

<sup>55</sup> Edith L. Blumhofer, *The Assemblies of God: A Chapter in the Story of American Pentecostalism*, vol. 1, to 1941 (MO: Springfield: Gospel, 1989), 15, 237-38; D.A. Reed, "Oneness Pentecostalism,"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Movements*, ed. Stanley M. Burgess and Eduard M. van der Mars (Grand Rapids: Zandervan, 2003), 936-44.

<sup>56</sup> Walter Hollenweger, *The Pentecostals* (Minneapolis, Augsburg, 1977), 332.

<sup>57</sup> Kenneth Archer, "Early Pentecostal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Pentecostal Theology* 9:18 (2001): 64.

<sup>58</sup> Hollenweger, *The Pentecostals*, 332.

恩」不可或缺的一環。<sup>59</sup> 持此種信仰的五旬節信仰者，最初源自前述北道傳道會的領袖杜罕（William Durham）的追隨者。杜罕在成聖觀與亞蘇薩街相左，其「完成工作說」（finished work）挑戰了衛理宗五旬節信仰者稱義／重生與全然成聖的兩階段過程，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及復活已經完成了救贖，因此在認信基督的剎那就已經重生且成聖了，這可稱之為「單一工作的完全主義」（single-work perfectionism）。杜罕並未將聖靈洗置於基督的完成工作中，但獨一神論五旬節派卻在靈洗的觀點上採用了杜罕的完成工作立場。<sup>60</sup>

賈德新在1916年第十三期《通傳福音真理報》首版公布了「正定府信心會之宗旨」，講明該會基本信仰，第一條「洗禮奉耶穌基督的名全身下水」就是關於神格的信仰宣言：「……以賽亞九章六節：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王、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耶穌就是永在的父，再查約翰十章三十節，我與父原為一。由此可知耶穌是父也是子，按基督是受聖靈的意思，所以父子聖靈的名就是耶穌基督。」<sup>61</sup> 從這段陳述明顯可見賈德新的神論並非傳統三一論，他認為真神並沒有三個位格的區分，耶穌基督就是父、子、聖靈的真名，在別處他也指出父神將祂的名賜給耶穌，所以耶穌就是真神。另外他列舉了一些經文佐證，例如他認為歌羅西書一章27節「基督在你們心裏成了有榮耀的盼望」指的是聖靈內住，因此基督就是聖靈；二章9節「真神本性的一切豐盛都有形有體地住在耶穌基督裏」，證明父、子、聖靈的一切在耶穌基督裏得到完

<sup>59</sup> Archer, "Early Pentecostal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35.

<sup>60</sup> Frank D. Macchia, "Baptized in the Spirit: Toward a Global Theology of Spirit Baptism," in *The Spirit in the World: Emerging Pentecostal Theologies in Global Context*, ed. Veli-Matti Karkkainen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2009), 6-7.

<sup>61</sup> 《通傳福音真理報》第13期（1916年），頁1。其他諸條的條目如下：二、聖餐常在禮拜六的日落後；三、守安息日；四、洗腳禮；五、全信耶穌能醫治各樣的疾病；六、求聖靈以說出方言為證；七、講道不出新舊約。

全，耶穌就代表了父、子、聖靈。<sup>62</sup> 而且這位真神就是靈，耶穌的靈就是天父的靈，也就是聖靈，有三樣名稱但只有一位靈，<sup>63</sup> 他用「神是靈」回答兩個對獨一神論常提出的問題：「大概有人說耶穌既是天父，他怎能坐在天父的右邊呢？這個話不容易回答。我們不能說別的，光能說耶穌的身體是人子，也是神的兒子，因為真神給他自己造了一箇身體。因為耶穌是真神所造的，不是情慾所生的，所以耶穌的身體現今還在，因為他的工還沒有成全。耶穌將他一切的仇敵，作為他的腳凳，耶穌的工纔算成全，那時以後就不用救主了。」<sup>64</sup> 簡而言之，真神是個靈，因此不受空間限制，而且耶穌這位真神目前的肉身只是暫時存在的，待到工作完全，耶穌的身體就不再需要了。由此可見賁德新的神觀其實近似撒伯流主義和型態論，父、子、聖靈只是名稱以及一種存在的型態，很明顯是受獨一神格五旬宗的影響。

在靈洗觀方面，賁德新顯然也與獨一神格五旬宗一致。他屢次以約翰福音三章5節說明「水和聖靈的洗」才是有效的救恩，此外他引哥林多前書十二章13節指出藉着聖靈受洗進入一個身體，才能算耶穌的肢體，與他一同升天。賁德新明白表示：「我們應當明白聖靈的洗是關乎得救的事否，以我看來是那樣，我們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他的人。」<sup>65</sup> 又說「水洗和靈洗纔彀一個完全洗，若受水洗不受靈洗不算受洗。」<sup>66</sup> 這裏足見賁德新的靈洗觀與一般的五旬宗大異其趣，三一論五旬宗的釋經是殫精竭慮地找出聖經中重生和靈洗的兩階段模式經文，遇

<sup>62</sup> 《通傳福音真理報》第8期（1915年），頁1~3。

<sup>63</sup> 《通傳福音真理報》第18期（1918年），頁5。

<sup>64</sup> 《通傳福音真理報》第10期（1916年），頁6。

<sup>65</sup> 《通傳福音真理報》第3期（1911年），頁7。

<sup>66</sup> 《通傳福音真理報》第20期（1919年），頁3。

到前述哥林多前書十二章13節這樣看似將靈洗視同於重生／入會經驗的經節時，便指出此處的「聖靈洗」與使徒行傳所記載的有所不同，前者施洗者是聖靈，目的是使信徒歸入基督的身體；後者的施洗者是耶穌，目的是領受事奉的能力。但賁德新和獨一神格五旬宗人士並無此顧慮，他們對靈洗採取一種較為改革宗式的理解。同時賁德新也一樣以使徒行傳受聖靈有方言為憑據的數處記載，倡言「初步憑據」的教義，且與救恩有關，《通傳福音真理報》論到：「人出生的時候都有一箇憑據，就是這箇孩子哭。所以他們一重生了就說出方言來為證據。」<sup>67</sup>顯見重生就是靈洗，靈洗又有方言為憑據，故說方言與重生有密切關係。在真耶穌教會創會三傑中，魏保羅是建立該會組織、信仰教義最主要的人物，在接受五旬節信仰初期與賁德新有密切往來，而真耶穌教會也承認他「被賁氏栽培不少聖經的道理」，<sup>68</sup>魏氏的著作也說「他很幫助魏保羅許多的聖經道理」。<sup>69</sup>賁德新可謂一度是魏保羅的靈性導師。若從魏保羅在1917年自稱得到聖靈啟示的信仰教義來看，與賁德新所擬訂的信心會信仰宣言有許多雷同之處。魏氏稱聖靈指示下列「更正教規條」：一、必須求聖靈的浸，因為不是從聖靈生的不能進天國；二、必須受全身下水的浸禮，因為主耶穌曾如此受浸；三、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施浸，不可奉父子聖靈的名施浸；四、必須謹守安息日，不可將星期日當做安息日；五、要取消牧師的稱呼，因為我們只有一位師尊，就是基督；六、不可稱上帝或天主，要稱神或真神。<sup>70</sup>除了最後兩點，他所獲得的「啟示」其實和賁德新的獨一神格五旬節信仰幾無二致，而真耶穌教會

<sup>67</sup> 《通傳福音真理報》第11期（1916年），頁7。

<sup>68</sup> 謝順道：《聖靈論》，頁179。

<sup>69</sup> 魏保羅：《聖靈真見證冊》，頁3。

<sup>70</sup> 謝順道：《聖靈論》，頁180。



也同樣將洗腳禮訂為「十大信仰」之一。因此真耶穌教會的信仰可說與賁德新有相當程度的關連。

關於賁德新與獨一神格五旬宗的關係，在此尚有些事件、線索頗堪玩味。如前所述，1910年杜罕的北道傳道會在其刊物指出賁德新為其差派的宣教士，而杜罕的「完成工作」理論正是後來獨一神格五旬宗的主要觸媒。賁德新背後的支持差會從亞蘇薩街使徒信心會轉至北道傳道會，不僅是轉換資助者如此單純而已。杜罕本身也曾是亞蘇薩街的訪客，然而稍後就是因為「完成工作」成聖觀與亞蘇薩街聖潔運動式的「三階段」主張有所扞格，引起了雙方分裂，賁德新擇北道傳道會而棲，或許也經歷思想上的轉變，他從前在亞蘇薩街的見證也曾提及自己在領受靈洗前已「成聖」，這是典型聖潔運動背景的亞蘇薩街觀點，然而北道傳道會認為成聖和救恩並不是兩階段，而是在基督的救贖中同時成就的。而且從《通傳福音真理報》可發現賁德新後來的獨一神格五旬宗立場更是認為救恩與靈洗也是不可切割的同一經驗，這和亞蘇薩街的觀念更是相去甚遠。或許與北道傳道會聯合的這段時間，他的觀點已偏向杜罕的「完成工作」論點，而且杜罕的追隨者當中有一些是挪威人，未知賁德新是否與這些宣教士有聯繫。另一方面，在《通傳福音真理報》可以發現他摘錄了一些後來獨一神格五旬宗領袖的文章，例如前述的海吳，<sup>71</sup> 以及伊瓦特（Frank Ewart）<sup>72</sup> 這兩位杜罕的追隨者。

更加值得玩味的還有另一件事。如前所述賁德新夫婦的名字出現在1916年*The Weekly Evangel*所羅列的事奉者名單上，其實在1915年神召會總會的大會手冊中所列的事奉者名單也可見到賁德新夫婦，這份名

<sup>71</sup> 在《通傳福音真理報》第3期（1911年），頁7、《通傳福音真理報》第10期（1916年），頁3，發現一名作者名為「海武德牧師」，筆者推斷這人應為獨一神格五旬宗的先鋒，非裔牧師海吳。

<sup>72</sup> 《通傳福音真理報》第12期（1916年），頁6。

單的前面還鄭重聲明以下所登錄的人員均是經過按立，被授權執行禮儀。<sup>73</sup> 因此賁德新在當時是受神召會認可的傳道者。本文稍早曾指出賁德新的思想基本上是獨一神格五旬宗的，1915年正是此議題在神召會和五旬宗羣體沸沸揚揚之際，同年的*The Weekly Evangel*頭版以「悲哀的新論爭」(The sad new issue)為標題大力抨擊獨一神格的論點，饒富趣味的是在該刊第四頁還刊登了賁德新所撰的一篇華北事工報道，與頭版標題對照之下不禁令人莞爾。同年神召會的年會手冊提到有關洗禮模式的問題，它拒絕該教派裏日漸興盛的「重洗」風潮，其實此處的核心就是討論神觀。<sup>74</sup> 當年的手冊還做出了一些信仰宣言，明顯也是針對所謂「新論爭」而來的，這宣言提及將重生等同聖靈的洗是有違聖經的教導，明顯針對獨一神格篤信者而來。<sup>75</sup> 1916年的大會手冊更是在草創信仰告白論及神觀的條文時，花費了約兩頁的篇幅論述，申明神召會稟持傳統三一神觀。<sup>76</sup> 神召會史家孟威廉(William Menzies)指出，在這次大會中充滿張力，每位傳道者及教會都被迫對「新論爭」表達立場，兩方各以「撒伯流主義」、「一元論」以及「三神論」、「教宗的爪牙」

---

<sup>73</sup> *Minute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Assemblies of Go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anada and Foreign Lands held at Turner Hall, St. Louis, MO. October 1-10, 1915, 9-16.* 在第九頁提到「In presenting this list we certify that all whose names appear herewith are regularly ordained to ministry and that they are authorized to perform the marriage ceremony, to administer the ordinances of the church, bury the dead and all other functions which pertain to the regular ministry of the Gospe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the State in which they reside」。

<sup>74</sup> *Minute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Assemblies of Go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anada and Foreign Lands held at Turner Hall, St. Louis, MO. October 1-10, 1915, 5.*

<sup>75</sup> *Minute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Assemblies of Go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anada and Foreign Lands held at Turner Hall, St. Louis, MO. October 1-10, 1915, 8.*

<sup>76</sup> *Minute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Assemblies of Go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anada and Foreign Lands held at Bethel Chapel, St. Louis, MO. October 1-7, 1916, 11-13.*

等指控攻擊對方，最後三一論者佔了上風，一些原本傾向獨一神論的神召會領袖也重回三一論陣營。<sup>77</sup> 此次的「唯獨耶穌」爭論讓神召會失去超過150名的傳道者，這些人離開神召會建立自己的組織。<sup>78</sup> 在1916年大會手冊後所列出其所認證的1917年度傳道者名單中已不見賁德新夫婦的名字，或許在此次爭論中他重新確認自己的立場，離開以三一論為神論準則的神召會。

賁德新及其教會尚有個特殊的信仰觀點，即守安息日，這與和賁氏有間接關係的真耶穌教會似乎很為一致。1916年第十三次的《通傳福音真理報》中，賁德新在信仰宗旨的第三條明言從該年陽曆7月1日改守禮拜六為安息日，因為耶穌從埋葬到復活應是整三日三夜，他指出耶穌在逾越節的預備日受難，應為禮拜三，耶穌應是在禮拜六晚上復活，故該守禮拜六。<sup>79</sup> 同年第十三次的刊物中，賁含立提及其父賁德新改守禮拜六為安息日並非一朝一夕，而是經過長期蘊釀，他花了十三年禱告思考這個道理，稍早他收到一份外國刊物論到耶穌復活應是在禮拜六，當時他似被說服，然而考量可能從信心會同伴得到的非難，甚至停止經濟支持。後來遇到已守安息日的新聖民，加上賁德新宣稱得到聖靈的啟示，於是決定從陽曆7月1日改守禮拜六，賁德新還去信給當時正好在孫家莊的賁含立，說服他守安息日。<sup>80</sup> 然而隔年賁德新卻又放棄守禮拜六安息日，並在《通傳福音真理報》宣稱在中國禮拜日就是安息日，這是因為「安樂園」（即伊甸園）有十八小時的時差。<sup>81</sup> 到了1919年，賁

<sup>77</sup> William Menzies, *Anointed to Serve: The Story of The Assemblies of God* (MO: Springfield, 1971), 118.

<sup>78</sup> Hollenweger, *The Pentecostals*, 32.

<sup>79</sup> 《通傳福音真理報》第13期（1916年），頁1。

<sup>80</sup> 《通傳福音真理報》第14期（1916年），頁8。

<sup>81</sup> 《通傳福音真理報》第18期（1918年），頁7。

德新又再次宣布守禮拜六的安息日，因為「……近來有弟兄們，論中國與猶太古國同係亞細亞洲，若有人從猶太步行來華，在路途中不用除去一日，因此本會同心信主的弟兄們同意更正，仍在禮拜六那一日聚會拜主，守安息聖日……」<sup>82</sup> 並在本期刊物強調守安息日是十誡的條文之一，「一點一劃都不可廢去」，而且耶穌和其門徒也都守安息日，甚至在預言耶路撒冷毀滅的時候也說「你們應當祈求，叫你們逃走的時候，不遇見冬天或安息日」（太二十四20）。耶穌復活時應該不是在七日的第一早晨，而是安息日將盡的時候，以第一日為聖日是羅馬天主教的欺騙。<sup>83</sup>

賁德新的安息日信仰由何而來，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前面筆者陳述了賁氏與真耶穌教會創會三傑的關係，而守安息日亦為真耶穌教會信仰核心之一，因此，在此信仰議題上，究竟是孰先孰後？何方影響另一方？還需抽絲剝繭。筆者手上的《通傳福音真理報》來自真耶穌教會所藏，幾乎均蓋有「呈聰藏書」印章，顯示應為二十年代歸信真耶穌教會的台灣菁英黃呈聰<sup>84</sup> 所有，在1916年十三次的頭版上方和左方用筆分別書寫着「據此證明賁長老守安息日比本會晚的鐵證」以及「一千九百十六年第十三次口民國五年五六月賁長老初次改守安息」。不知此是否為黃呈聰親筆筆跡，然而這表示真耶穌教會認為自己較賁德新更早開始守安息日，意即在這點上該會並非受賁德新影響。真耶穌教會的說法也主張，賁德新是1916年在張靈生的建議下改守安息日，並在

<sup>82</sup> 《通傳福音真理報》第21期（1919年），頁3。

<sup>83</sup> 《通傳福音真理報》第21期（1919年），頁4~5。

<sup>84</sup> 黃呈聰為台籍知識分子，彰化線西鄉人，曾參與二十年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並為《台灣民報》創刊人。後為瞭解白話文運動而赴中國大陸，並居留於福建漳州、廈門一帶，在漳州他接觸了真耶穌教會，認為真道是拯救民族的唯一辦法。1926年他與張巴拿巴等人由廈門回台傳教。參莊永明：《台灣百人傳一》（台北：時報出版，2000），頁91。

《通傳福音真理報》聲明。<sup>85</sup> 張巴拿巴則提到1917年張靈生因事赴天津，順道往北京與賁德新商談安息日的日期。<sup>86</sup> 據賁德新父子的聲稱，他早在十多年前就已思考此問題，那是在還未進入五旬節運動之前，而且未曾提起來自張靈生的勸說。就時間而言，張靈生宣稱自己是在1910年開始守安息日，確實較賁德新早，而雙方又是1914年才初次會面。張巴拿巴自己敘述亦顯示他在接觸賁德新之前，就已守安息日。<sup>87</sup> 此外，真耶穌教會的說法指出魏保羅在1915年曾接觸安息日會的教導，魏氏當時就認為守安息日符合聖經，而後在賁德新放棄守安息日時，魏氏歎其信心軟弱。<sup>88</sup> 前面曾引述張巴拿巴與賁德新往來的回憶，其實尚有下文，他敘述道：「……我看他所出版的真理報，內容很多謬妄之處，如所論安息日一段，他說：『從地中海來我中國，七日之中，必少去一日，因此在中國的安息日應是禮拜日』了，他所傳的道，還有許多錯誤，與本會不對，所以拒絕他，以後就不相來往了。」<sup>89</sup> 筆者在《通傳福音真理報》找尋不到吻合上面的引文，但據張巴拿巴的紀錄，應是在1915年春天，當時賁德新尚未宣布守安息日。從張巴拿巴的回憶，至少顯示真耶穌教會的初期領袖先於賁德新守安息日。

前面提及王明道疑似曾偶遇賁德新，他談到這位挪威老人「他也主張守第七日的安息日，他卻接受新西蘭一個信徒所講的，說在亞洲的第一日實在是第七日，因此在亞洲各國家中的信徒應當以星期日為第七日的安息日，歐美各國的安息日卻是星期六。」<sup>90</sup> 他所言與1918年第

<sup>85</sup> 謝順道：《聖靈論》，頁175。

<sup>86</sup> 張巴拿巴：《傳道記》，頁25。

<sup>87</sup> 張巴拿巴：《傳道記》，頁4。

<sup>88</sup> 謝順道：《聖靈論》，頁179、181。

<sup>89</sup> 張巴拿巴：《傳道記》，頁9。

<sup>90</sup> 王明道：《五十年來》，頁67。

十八次《通傳福音真理報》的內容吻合，<sup>91</sup> 不知他是聽這位「挪威老人」口述，或者是閱讀了該期《通傳福音真理報》。然而王明道來到信心會遇到這位老人時大約是在1921到1922年左右，那時賁德新業已重新守安息日，時間上不一致，也許正是翻閱過此份刊物，而非從那位老人口述而得。王明道提及院子裏住着另一位瑞典老人名為畢勝道（Eric Pilquist），他教導王明道因信稱義的道理，其實這位畢勝道本身是安息日會的宣教士，<sup>92</sup> 雖然沒有紀錄他與賁德新的互動，然而住在同一個大院，同為斯堪地那維亞人，相信兩人或多或少有所往來，安息日的信仰也可能是兩人共同的話題，也許他加深了賁德新此方面的信念。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方向，即與前面曾提及安息日派「神教會」的淵源，狄德滿尋得「北京神教會D. Bernstein長老」的紀錄是出現在1916年，正好是賁德新宣布守安息日的年度，未知與這「神教會」教派有無關連，但同一時間他繼續傳播獨一神格五旬節信仰，若狄德滿所言的「神教會」真是安息日派系統，賁德新就是在安息日教會的系統同時宣傳聖靈洗與方言憑據及獨一神論信仰，這是否容於該教派，實在啟人疑竇。<sup>93</sup> 從《通傳福音真理報》看來賁德新確實曾改名「神教會」，王明道的敘述也佐證該會改稱「神（的）教會」，只是在王氏看來，這個「神（的）教會」似乎屬五旬宗的系統。如果這個教派果真屬於安息日教派，畢勝道這位安息日會的宣教士之所以和賁德新住在同一大院就不難理解了。如前所言，賁德新與世界五旬節召會也有所關連，此團體則與他的獨一神

<sup>91</sup> 《通傳福音真理報》第18期（1918年），頁7。然而賁德新的資訊不是來自新（紐）西蘭，而是歐斯大利加（澳大利亞）。

<sup>92</sup> Gary Land,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Seventh-Day Adventists*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05), 58.

<sup>93</sup> 參見該教派官方網站信仰告白：<http://cog7.org/about/>（2011年8月2日下載），該會相信三一神觀，也沒有五旬節主義色彩，與賁德新大異其趣。

格五旬宗信仰相符，然而可能是因為該團體不守安息日，而賁氏認為兩者均非常重要，故此同時隸屬兩個團體，讓他的雙重信仰身分認同得到滿足。由此或許也可以研判，神的教會和世界五旬節召會組織應較為鬆散，才會出現這般同時分屬兩教派的情形。

在安息日的信仰理念方面，我們可以研判真耶穌教會的安息日信仰應非來自賁德新，事實上包括王明道在內，部分清末民初主張自立的中國基要派基督徒或許認為星期日是西方教會的產物，兼之以復原主義，遂守安息日，真耶穌教會是強調本土化的教派，因此容易接受此信仰。另一方面，真耶穌教會片面主張賁德新守安息日是受其影響，也並無直接證據，在此議題上，《通傳福音真理報》的敘述以及與安息日教派的來往似乎將真耶穌教會的影響排除在外。或者，我們毋寧說，在雙方會面之前都已有守安息日的想法，賁德新雖未公開聲明，但心裏醞釀已久，遇見張靈生不過是讓他更加篤定自己的信念，可能並非關鍵因素，當然，容或賁德新刻意淡化也未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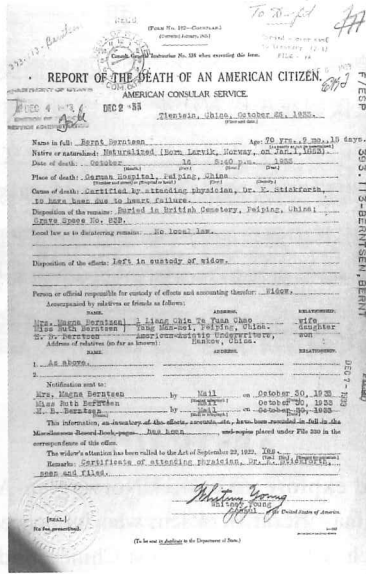
#### 四 結論

由前揭賁德新的生平可以歸結出一些要點。首先，賁德新對教義極其重視，與同期五旬節運動的現象一致。賁氏不斷在調整自己的信仰，對於他認為符合聖經的信仰理念總是勇於反思、調整，或許從另一方面看來他「信仰不堅定」，易受動搖，然而他為尋道可以不拘傳統，義無反顧朝着自己服膺的信念前進，在信仰上顯然絕非顛預鄉愿之輩。其次，和當時許多接觸五旬節運動的宣教士一樣，他進一步推動並深化其宣教事業，在華北的宣教工作也間接促成了至今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中國本土式五旬節主義教派真耶穌教會的建立，如前所述，該會創會三傑的五旬節信仰體驗均來自賁德新的信心會，尤其魏保羅曾自承在信仰上受賁氏的栽培，此外，將魏氏所領受之「啟示」與賁氏的信仰宣言比較亦能發現不少雷同之處，雖然真耶穌教會後來拒斥賁氏和信心會，兩者的連結仍是不能否認的。真耶穌教會與其他在華五旬節教會在教義上差

異最明顯之處就在於「獨一神格」的五旬節信仰，包含神觀以及將靈洗和歸信視為同一經驗，而魏氏等人又與賁德新有所往還，則真耶穌教會教義中的「獨一神格五旬節」信仰，可謂明顯繫於賁氏和信心會的教導。因此賁德新於中國教會史的地位應予正視。

五旬節運動在華宣教士以及宣教活動的歷史，長久以來在中國教會史研討領域遭到忽略，以致在要獲得初步認識時還需取徑西方的相關研究。「自西徂東」，五旬宗宣教士何嘗不是如此？五旬節運動所蘊含的宣教本質似乎未被中國基督教史學者清楚辨識出來，對其他更正教派而言，宣教是使命，然而對初期五旬宗而言，宣教是此運動的本質，聖靈的洗不僅是密契經驗，更是宣教的推動力，無怪乎亞蘇薩街復興隔年，五旬宗宣教士接二連三遠赴中國，且初期許多投入五旬節運動的人士原來就是宣教士，不少來自宣道會和內地會。翻閱狄德滿的*Reference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China*，可看到當時來華五旬宗差會的踴躍和複雜程度，五旬宗在華宣教史仍是一片尚待耕耘之地，待中國教會史學者開發。





圖一 賈德新的死亡證書



圖二 《通傳福音真理報》頭版

## 撮 要

本文擬探討賁德新這位早期在華北活動的挪威裔美籍宣教士生平及其思想。真耶穌教會創會三傑與賁氏均有往來，對這個萌芽於華北的華人獨立類五旬節教派有一定程度影響。本文就賁德新出版的中文報刊《通傳福音真理報》，與其他二手資料進行對照，嘗試梳理出其生平梗概及思想形成來源，並由其經文引用及詮釋指出其中蘊含的獨一神格五旬節信仰，而真耶穌教會神觀淵源可追溯至賁氏影響，足見賁德新在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領域的價值。

## ABSTRACT

This essay would explore an earlier Norwegian-American Pentecostal Missionary to North China—Bernt Berntsen, who influenced the earliest founders of the True Jesus Church, which is the largest Chinese independent Pentecostal-like church nowadays. The writing would arrange Berntsen's life and thought by comparing his Chinese periodical *The Popular Gospel Truth*, with other second hand writings, which then would study his concept of Oneness. Furthermore, those bible passages he cited and related hermeneutic questions will be discussed as well. With the connection between Berntsen and the True Jesus Church's pioneer, the origin of the latter's Oneness tendency can be traced clearly.